

停水的一天

□ 扬 江（上海，公务员）



漫画 / 崔泓

还在睡意沉沉中，门铃声叮当叮当，透着一股执着。老母亲已起床了，她高声回应道：“啥人，来了！”门开了，是楼嫂熟悉而尖细的嗓音：“今朝八点半要停水了，再通知一声。”老母亲连声道谢。

患有帕金森症的母亲坚持颤颤巍巍地摆弄好早餐，她自觉身体康复，无须全护理的阿姨，请了钟点工阿姨白天来帮忙。不过，今天既然停水，就没让钟点工阿姨来。我也醒了，赶紧漱洗、进食，并抓紧停水前最后一点时间快速洗净碗筷。想到昨晚虽然在几个饭锅、脸盆里蓄了水，但这自然不如龙头打开的自来水方便和充

沛。

我和老母亲打仗似的忙乎着。自以为差不多了，时辰也到了，龙头打开，真滴不出水来了。刚舒一口气，忽然想到，上午依惯例还得练书法，洗笔磨墨又洗手的……算了，就用矿泉水瓶从脸盆里舀一些吧，只能凑合着了。

午餐过后，出门买了点东西。因夏日炎炎，回家后身体闷热湿粘。下午三四点，母亲和我，都习惯冲个澡的，这回，也得忍忍了。待日落之后吧，月亮攀上夜空，水就会来了。物业告知的，水箱维修，一天时间。

这一天，就这么草草地过，干巴

巴地过，好在水还是有得喝的。有居民在微信群里发出信息：“刚发现停水了，真是绝望啊！”有的发牢骚，说：“这水箱怎么老是维修。”我掐指一算，这一年下来，有过四五次了。水箱随这楼房，也步入老迈阶段了？又有人吐槽：“我们今天是在上甘岭吧！”这完全不至于呀，我想。此情此境，怎么能和最可爱的志愿军比呢？舒适惯了，水随时可自来，一下子停了水，就不适应了。人啊人，真是奇怪。年轻那会，断水时间更多，冬天爆水管，夏日还漏水箱，有时供不应求，有时水龙头打开，水滴滴答答，半天储不满一只家用水壶，白天暑热蒸腾，到了半夜，热气还在室内盘旋，身上粘粘乎乎的，水还迟迟未见。不是也过来了吗？

我这么安抚自己。老母亲也尽量不去为此生烦。我们知道，每一天都是自己的日子，每一天都得好好过，时下的生活条件，昔日不可比呀。那时有一句苏联电影台词，很经典：“面包会有的。”现在，水有的，而且尽管用，只是暂停一天罢了！无所谓，稍忍忍，就过去了，不过如此！

下午四时，水居然来了！母亲急忙去洗澡。我则从冰箱取出银鳕鱼和牛肉，准备晚上吃好吃点，毕竟，有水就可以尽情开锅了嘛。一切回归正常，真好！